

# 日本人反共反田中

蕭 傳 文

## 訪日見聞雜憶

### 「打倒田中」觸目皆是

民國六十二年暑期，筆者參加大專教授訪問團，出國訪問，第一站是日本，雖僅短短的五天，但收穫却很豐碩。筆者隨團於八月廿一日上午乘華航班機飛抵東京國際羽田機場，辦妥入境手續後，即在機場大廈接受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多人的歡迎，由該校高橋梵仙博士致簡短的歡迎詞，略謂：「中日兩大民族關係密切，唇齒相依，自有邦交以來，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歷史，直至最近六十餘年來，才開始惡化，以六十年視一千餘年，就時間而言，實在是微不足道。兩國在文化傳統和淵源上，都有共同不可分割之處，所以應該攜手合作，為弘揚東方文化而努力，今天貴國的大專教授，組團前來做國訪問，意義深遠重大，我們表示十分歡迎」等語。羽田機場旅客如雲，熙來攘往，嘈雜熱鬧，因此高橋博士的談話，使筆者不能十分聽得清楚。他致詞畢，我們全體團員報以熱烈掌聲，團長鄭玉波教授，也當場致詞答謝。我們每人胸前都懸掛一面國徽及一塊名牌，上書「中華民國教授訪問團」字樣，因

此機場往來旅客，都不免以好奇的眼光望我們一下，我感到很光榮。過去幾次出國，都是個人悄悄來去，無聲無臭，此番却是以代表自己祖國的身份，出現在異國人士的眼前，如今外國人投我們以尊重好奇的眼光，不是為了我們中的那一個，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不禁立即抖擻精神，挺胸昂首，跟在同伴們的後面，步出機場大廈，登上旅行社的專車，前往旅舍。

新橋第一旅舍，是一家規模頗大的西式建築，大門是寬大的自動玻璃門，進入大廳全部鋪有地毯，右旁有一列服務櫃檯，我們在分妥房間之後，即乘電梯登樓。我們全體團員都住在同一層樓上，二人一房，走廊亦全鋪地毯，房間很小，二床之間，放一小長方桌，僅可容身，想來東京人烟稠密，在寸土寸金的限制下，只能如此。但房間雖小，設備却相當齊全，有彩色電視機，桌上抽屜型收音機、電鐘、電話及自動電熱水爐，可以自己動手隨時煮水泡茶，爐下有數包茶葉。所有這些設備全是小號的，尤其電熱水爐有如玩具，小巧玲瓏，有人說日本民族為地理環境所限

制，屬島國民性，日常用品都取其小巧，而又輕便，在此忙碌緊張的工業化社會中，却也有它方便有利的一面。在旅舍中稍事休息，喝水更衣之後，已是午後四點鐘，是預定集合啓程，前往大東文化大學拜會參觀的時候。乘車途中，我靠近窗口，一路上仔細觀賞東京街景，和兩年前經此時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不過，畢竟使我發覺過去所未看到的，就是沿途電線桿上，張貼的各種反共標語，可惜因車行甚速，不能看到全部文字，只零碎的看到「反共愛國黨」，「打倒田中」，「世界反共勝共聯盟」，「日本反共聯盟」，「反對廖承志使日」等等。日本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尤其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型態和國民思想，都有顯著劇烈的改變，一般青年無論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都趨向西方國家，思想言論自由，更是不在話下。從這種公開反共的言論，足以看出日本一般青年思想的正確方向，他們至少保持着清晰的頭腦和明確的判斷，並未為少數左派邪說的狂潮所淹沒，從這些標語中，更可以看出他們是站在愛國的立場，反對當今執政者的親共措施。我們當然欣見現在日本年輕的一代

，在此國際姑息主義橫行的逆流中，有他們正確的立場和選擇。這種反共標語，張貼在東京街頭的電線桿上，幾乎觸目皆是。

四點四十分到達大東文化大學，有該校負責人和教授出來迎接，我們被接待進入一間會議室，室中有二列長桌，潔白的桌布上，置有瓶裝鮮花，豐盛的茶點及冷飲等。會議室上方正中牆上，懸掛着中日二國國旗，負責接待我們的該校校長及教授等數人，坐在上方一列的長桌邊，我們訪問團的團長鄭玉波教授亦被邀請同坐。校長佐伯梅友先生首先起立致歡迎詞，接着又有幾位教授致詞，他們致詞的內容，可惜未能全部筆錄，大意概括如下：「中日二國國境毗連，世代鄰居，這種情勢將永不能改變，所以二國關係密切，無論文化傳統和思想道德，都有其歷史性的共同之處，二國實應和平相處，並進而促進亞洲以及世界和平，此一理想和目標，也正是大東文化大學創校的主旨和精神之所在，無論世界潮流及政治趨勢如何演變，此一最高理想，將永遠不變。中華民國是當今唯一負起維護及弘揚中國五千年來傳統文化的使命者，也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本大學是以研究東方文化，弘揚東方文化為最高目標，所以對來自中華民國的教授訪問團，感到無限的興奮和快慰，自從六十一年十月以來，中日二國在形式上雖然斷絕邦交，但二國人民的精神和友誼，仍然不變，並希望二國在文化、教育及經濟等方面，更加强交流和合作。」

## 日本人的演說天才

我覺得日本人很喜歡演說，也有演說天才。每位起立致詞的人，都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在歡迎茶會上有好幾位這樣的演說家。待他們依次演說完畢，訪問團鄭團長即以孔子彫像一尊及國旗一面致贈，他們接受孔子彫像後又說從此更要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作為東大教學的努力目標，使學生對此一象徵東方傳統文化的偉大思想家，有進一步的認識與崇拜。

我們每人獲贈一份大東文化大學的資料後，旋即起身前往參觀該校的校舍和設備。該校創立於大正十二年，迄今已五十年歷史，校地寬廣，校舍建築物雖稍陳舊，但環境幽雅，樹木繁茂，不失為一理想的學術研究所。全校學生共有一萬一千餘人，分設研究院及大學部，除以研習東方文化為主的科系之外，另附設一醫學技術專修科，學生僅二百餘人。據該校負責人說，他們對來自中華民國的留學生頗為優待，並設有獎學金，意欲培植他們將來成為中日二國文化交流的橋樑。

當晚我們接受了大東文化大學的晚宴款待，地點在樺山莊，此處是一規模宏大，設備豪華的觀光遊樂之所，據說日本天皇裕仁亦曾在此舉行過宴會。山莊四周以數百盞日本式的球形燈籠點綴，紅光燦爛，加上青蔥蒼鬱的樹木圍繞，倍增氣氛。餐廳設在四樓，我們登樓後，從寬敞的玻璃窗口，可以俯瞰下面的游泳池，戲水的青年男女很多。餐廳中設餐桌圍成長方形，雪白的檯布在燈光下閃亮。在進餐之前，主人們又大演說，一個接着一個，此番不似在歡迎茶會上那樣嚴肅

，氣氛比較輕鬆，間以詼諧，引起大家的歡笑，並一一介紹我們的團員。高橋梵仙博士首先致詞說，他曾在數年前率團訪問中華民國，在到達松山機場的時候，以為一下飛機，所看到的是成羣衣衫襤褸的乞丐，同行的其他團員也都作如此想，不料後來大吃一驚，原來滿目所見的，盡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和衣飾鮮麗的婦女。台北街頭，行人擁擠，個個衣履整潔，年輕婦女們尤其穿戴得時髦漂亮，至此他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大錯特錯。他說為什麼會有如此錯誤的想法呢？原因有二：一是在此之前從未見過有關中華民國進步情形的書刊報紙，二是受了中共歪曲宣傳的大當。他說他現在要毫不客氣地說出，中華民國近來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情形，太缺乏向世人介紹和宣傳的資料，以致引起外人的誤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反之，中共方面的宣傳書刊，却主動地大批寄來，幾有目不暇接之勢。當時在座的我們聽了他這一番話，都不禁面面相覷，深感我們對國際宣傳這方面的工作，是遠落人後，做得太不夠了。高橋博士說，自從他那次訪台，向我國人提出這番意見之後，他也收到了不少寶貴資料，並希望以後能夠繼續不斷地收到。

另一位日籍教授，也起立致詞，大意是：「中國的孔夫子曾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今天諸位教授來自中華民國，是我們感到最高興的事，對促進中日二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友誼，有很重要的意義。中日二國間的友誼，是以共同文化傳統為背景的，這種傳統文化又是以孔子所主張的仁愛哲學為基礎，中共的馬列主義是反傳統文化

的，所以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友誼，不但受斷交的影響，反而更要加強。」最後他又說自從中日斷交後，日本留華學生，仍然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照顧與愛護，這一點使他們非常感激。

晚餐始終在賓主融洽氣氛中進行，餐後並邀請我們全體團員到樓下去參觀日本民間的遊藝節目，所謂阿波跳舞大會，跳舞者男女都有，以手部動作為主，僅有單調的鼓聲相和，我們擠坐在人羣中，觀賞約十分鐘，即辭別主人返回旅舍。

八月廿二日上午十時，原定訪問早稻田大學，後因該校負責人請求改為廿三日上午前往，於是我們改變行程，驅車前往皇宮參觀，可惜這不是皇宮開放的日子，只能在宮外廣場上漫步，拍照留念。然後前往參觀明治神宮，此宮為日人紀念明治天皇而建，宮殿莊嚴肅穆，但建築不算巍峨宏偉。午後三時，前往拜會自由民主黨本部，並舉行文教座談會。自民黨為目前日本的執政黨，黨魁即為首相田中角榮，就一般常情來說，該黨本部是不會接待來自中華民國的訪問團的，但出乎意料的，不但該黨現任國會議員的灘尾弘吉正式出面歡迎我們，並當場介紹現任教育部長奧野誠亮出席，為我們報告日本教育現狀，後來據亞東關係協會某人士相告，這種情形似不可等閒視之，至少可以看出當前日本的執政者，雖然一意孤行與共匪勾搭，但政府中仍不乏正義之士，教育部長竟然出席為一個來自已無邦交的文教訪問團作報告，似乎有點不尋常。日本國會共有議員四六五名，其中親共者有一六〇名，親我

中華民國者有二六〇名，其餘無意見。灘尾弘吉年前曾親率議員七十餘名來我國訪問，是自民黨中極端反共的人士。當天他起立致詞，除表示對我們訪問團歡迎之外，更極力強調中日二國的傳統友誼，永不因政治情勢改變而有所影響。並謂二國關係密切是天然的，而非人為的，當今世界必須發揚東方傳統的道德文化，始可挽救亞洲以及全人類的危機，日本一般有識之士，深切瞭解此點，故戰後日本教育，亦朝此一目標邁進。他又鄭重地說，日本在戰後能够如此迅速復興，全靠中美二國的扶助，尤其是中華民國 蔣總統對日本的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使日本人民深受其惠，萬分感激。

### 訪問自由民主黨部

灘尾弘吉致詞畢，即介紹教育部長奧野誠亮與我們相見，奧野就當今日本的高等教育現狀做了扼要而簡明的說明，日本全國有大學八百餘所，私立大學較公立大學為多，約佔百分之七十。

全國大學生約一百八十八萬人，公立大學以文法科系較發達，私立大學則以研究自然科學的科系為多。他又提起近年來日本大學生受世界潮流的影響，發生思想偏差問題，因而引起學潮，演變而為師生對立的情勢，為順應國際思潮起見，日本政府不加以干涉，只從旁監視而已。但不幸有不肖份子，從中加以利用，甚至予以收買，利用青年學生的單純衝動，結果演成罷課、破壞校舍和侮辱教授等不幸事件，政府乃不得不頒佈法令

予以干涉及制止，學潮始漸告平息。

奧野誠亮報告完畢，我訪問團有團員起立，提出若干問題，請求解答，其中有日本大學入學考試的問題，奧野答稱日本公立大學入學考試，是採分別招生方式，而且各校自定考試日期，因此使應考學生疲於奔命，且為應付考試起見，各種補習班及參考資料刊物，紛紛出現，因此學生放棄正規課業書籍，而相率就讀補習班及參考書刊，此為因考試競爭而產生的惡劣現象。我們聽到此處，覺得我國教育當局所採取的聯考方式，似乎比日本大學的個別考試略勝一籌，至少可使學生免除疲於奔命之苦。

團員中又有人發問，如果學生學業成績優良，但在思想及道德方面有反社會行為發生，日本教育當局如何處理？奧野部長對此問題沒有具體完滿的解答，僅表示如果大學教育僅注重技術學識的灌輸，而忽視了道德品格的培育，是不合理的，他似乎表示目前日本教育當局，對此問題尚未有完善可行的措施。

我們辭別日本自民黨本部出來，即登車前往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訪問，該辦事處為一花木扶疏，庭園幽雅の木造樓房，我們都覺得，一跨進大門，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般，所聽到的是那片熟悉親切的國語，見到的是本國的文字，接觸的是一張張熱誠可親的笑臉，我們可以隨意攀談，隨意參觀，隨意歡笑；賓主之間，沒有任何顧忌，一離開祖國，才能體會出同胞手足之愛，何等可貴。辦事處代表馬樹禮、副代表林金莖、主任蕭昌樂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都替我們介紹解

說各種資料和問題，有問必答，而且答得詳細明白，必使我們滿意而後已。該東京辦事處是六十年十月中日斷交後所成立的，其組織分領事、文化、僑務、經濟商業、總務和秘書等六組，工作人員共卅人左右。經彼此交談之後，始知該辦事處工作繁忙，尤其有關僑務方面的事務，更感入少事繁。旅日僑胞有六萬人左右，留日學生有三千六百多人左右，均須予以照顧，頗有人手不足之苦。反觀共匪偽使館的工作人員却有三百餘人，恰為我方工作人員十倍以上，不過感到欣慰的是旅日僑胞及留學生，都能深明大義，立場堅定，對祖國始終熱誠擁護，不為共匪的統戰陰謀所誘惑。據說共匪偽使館人員對我留學生百般誘騙，手段卑鄙，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勸留學生說，只要到偽使館報個到，簽個名，即可每月領到八萬元日幣的津貼，但我留學生無一人去上當。他們又使盡種種伎倆，挑撥台省籍與外省籍留學生間的感情，使之發生誤會磨擦，更拉攏台省籍留學生打擊外省籍留學生。又誘騙台省籍留學生同大陸去觀光，津貼全部來回旅費，又慫恿他們成立組織，從事所謂台灣獨立運動種種陰謀詭計，不一而足，但台籍留學生都能大義凜然，不為所動，表現了他們忠貞不移熱愛自由祖國的決心與態度，無異予共匪以無情的反擊。我們在日本的訪問行程中，有一位在明治大學修讀博士學位的台省彰化籍青年吳重堃君，他在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後，即前來日本深造，他親口告訴我這幾年來在日本留學生活的艱苦情形。他是臨時被邀請來為我們做翻譯的，其熱誠親切的服務態度，令人

欽佩而又感動。在訪問東京辦事處時，我又認識了一位苗栗縣籍的陳絢銘先生，他是在中日斷交以後來日本的，對共匪在日本的種種陰謀滲透伎倆，瞭如指掌，他也為我們訪問團做了不少事情，年輕有為，不失為一位精幹有為的外交鬥士。辦事處出版了一份中華周報，用日文發行，報導祖國進步情形及一般現狀，對象為日本各階層社會人士及旅日僑胞留學生等，免費贈閱，每期約發行十萬份，對日本人士瞭解中華民國現狀以及加強僑胞對祖國的印象與向心力，確有很大的貢獻。

當晚七時訪問團全體團員應東京辦事處邀請晚宴，飯後即前往著名的東京鐵塔，觀賞東京夜景。

### 蔣公恩德沒齒難忘

八月廿三日上午九點卅分，我們由旅舍乘車前往日本國會拜訪，九點四十分抵達國會大廈。廳內全部暗紅色地毯，數十人的脚步踏上去，沒有聲息。有一位參事官帶引參觀，此君態度溫文有禮，為我們說明介紹眾議院、參議院的會場等處，眾議院有四九一席次，參議院有二五二席次，目前日本國會剛剛結束第七屆特別會議，從六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起開始召集，至六十二年七月廿七日閉會，共一百五十天會期。會場席次圍作橢圓形，其中在野黨議員民社黨及共產黨均有若干席次，女議員有七人。每個座位旁都有藍白二色按扭，藍色表示反對，白色表示贊成。議

場正中間設有天皇席位，另有皇子座位及各國外交官、新聞記者及公眾旁聽席位。天皇及皇子席位兩旁都有暗紅色絨帘垂下，會場氣氛莊嚴肅穆，為日本最高權力的表徵。據介紹說，此國會大廈建成已卅七年，全部建築材料均為日本國產，是日人引為驕傲之事，僅有極少數裝飾零件如門扣及門鎖等來自外國，建築費達一千七百萬美元。議場旁有一間光線不十分明亮的大廳，為天皇休息之用，廳中只設一桌一椅，旁無他物，據說在此大廳內所有需用金屬的部份都為純金。此廳通往外面的大門也是專屬天皇一人出入的，不過國會議員當選後，第一次進入國會，有一次走過的機會。在另一大廳中有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的一銅像，另一銅像為早稻田大學創辦人，另有一個銅像空位，據說是留待後世傑出的政治家來填補。

我們參觀訪問完畢，步出國會大廈，來到門前的廣場上，大家正在照相留念時，日本議員濱田信一臨時匆匆地趕來，連聲表示遲到抱歉，因未能及時親自接待。於是我們大家聚集攏來，聽他致詞，此君態度誠懇，語調嚴肅地說日本戰後蒙受 蔣總統的恩德，使日本迅速復興，日本之有今日，全是 蔣總統所賜，使日本人民沒齒難忘。他致詞畢主動走近前來，與我們四十多位團員一一握手，最後並跟我們合照留念。

當天上午十點卅分，我們訪問日本國會圖書館，由該館文官宣傳部部長致詞，表示歡迎。該圖書館創立於一九四八年，為七層大廈，建築費達四十八億多日幣，現有七百五十萬冊藏書，採

無窗式建築，藉空氣調節溫度與濕度，搬運圖書採用升降機，迄今廿五年來，一切服務操作均採機械化，全館有八百五十餘位男女職員，對讀者的服務以盡量給予方便及閱讀機會為原則。在一列書架上，我看到了中文的辭源和辭海，以及不計其數的中文書籍。經過走廊時，看到閱覽室內有讀者在燈光下用心閱讀一份縮影報紙，在樓下的等待室中，看到一排排長檯上，坐滿了男女讀者，在等候取書或還書。他們之中沒有發現一個留長髮的，大家肅然靜坐，聽不到一點說話的聲音。我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感想，覺得這些日本青年多麼可愛，他們在公共場所守秩序，重紀律，穿着樸素，不高聲談笑，不吃零食，予人以非常好的印象。

辭出國會圖書館，即乘車前往早稻田大學訪問，十點卅分鐘到達，由該校理工學院教授平島先生出來迎接並致歡迎詞，又放映電影，介紹該校校舍、設備及學生學習與課外活動情形，在歡迎席上，我訪問團團長鄭玉波教授代表致送孔子彫像及國旗一面留念。該校歷史悠久，設備完善充實，校園佔地寬廣，除校本部外，另有分部多處。由於學生人數日增，校舍亦因此日漸擴大，全校學生有四萬七千餘人，專任教授八百餘位，兼任教授九百餘位，職員一千餘人，為日本第一流私立大學，有我國留學生一八〇人。當天中午十二時，全體團員接受該大學午餐款待，餐間氣氛融洽，並以啤酒招待，賓主盡歡而散。

從早稻田大學辭別出來，即驅車前往訪問國立東京大學，二時卅分到達。該校前身即為東京著名的帝國大學，創立於一七七八年，將達二百年歷史，說得上是一所古老學府。全校共有六個學院，學生一萬六千餘人，教職員有九千餘人，我中國留學生有二百餘人，校園遼闊，古木參天，環境異常幽靜，可惜我們因為時間不多，加以為時已晚，不及仔細參觀，幸由該校負責人分送我們每人一份資料，使我們對該校的瞭解與認識大有幫助。

離開東京大學以後，已是傍晚，我們即乘車前往東京的熱鬧中心地區淺草觀光購物，並在此進晚餐，餐後又參觀了松竹歌舞團的豪華表演，聲色之娛，不過爾爾。

### 徜徉於日本舊皇宮

八月廿四日下午二時，訪問團一行乘專車前往京都，途中經過橫濱靜岡豐田、名古屋等城市多處，都沒有下車，僅由導遊小姐用日語簡略介紹，由留學生吳重埔君翻譯。導遊小姐年輕活潑，談笑風生，並主動地唱日本民歌，解除旅途寂寞不少。約午後七點多鐘，在靜岡縣屬的浜名湖下車稍事休息，並在此進晚餐，餐畢旋即登車，繼續趕路，直至深夜十二點多始抵達京都，大家已倦極，未作任何活動，即分配房間休息就寢，寄寓新京都飯店。

次日上午八時出發，前往參觀京都著名的古蹟二條城及平安神宮等處。二條城為明治時代某大將軍府邸遺址，據說此大將軍後來登極，統治萬民。現在該府邸被視作歷史古蹟，開放供人參

觀遊覽。入內見長廊廣廈，幽暗靜寂，走廊地板，有人走過即發出鳥鳴嚶嚶之聲，據說為防止刺客進入，有鳴警預報的作用。想當年此高貴府邸，何等神祕，外人根本不得入內，現在來自異域的我們，在門首脫了鞋，竟能成羣結隊進入任意參觀，這是當年深居宮內的貴族們何曾想到。屋內有幾尊塑像，高大一如真人，或坐或立，遠遠望去，幾可亂真，貴婦們雲髻高聳，環珮玲瓏，但不知為何那位彫塑家要將一張張嬌美可愛的臉孔，塗成一片慘白，假如略飾脂粉，豈不大為增色？參觀一周之後，總覺得日本古代的皇宮，莊嚴肅穆有餘，但巍峨堂皇則不足，缺少那麼一點氣派。我們讀南唐李後主詞，有「雕闌玉砌應猶在」，「想得玉樓瑤殿影」等句，中國文學中像這類描寫宮庭的文字太多，所謂雕樑畫棟和玉宇瓊樓，都是古代貴族宮殿的寫照，但我們看日本的皇宮遺蹟中，却缺乏這些富麗豪華的建築，不知是何緣故？參觀過所有的宮殿古蹟，門前廣大的院落，都是遍地碎石，使人舉步艱難，據說當時也是為了防範歹徒行刺，使之逃走不便之故，日本人至今仍將之保留原來面目，並未改為草地或鋪磚塊，以存古蹟，由此可見日本古代皇宮就是這個樣子了。

離開京都後，即乘原車前往大阪，此城為日本最大的工業都市，聞名世界，工廠林立，人口數量僅次於東京，其地位有如我國的上海，故都京都則相當於北平，而新都東京則似南京，成為現代日本的政治中心。在大阪參觀天守閣，樓高八層，乘電梯可登至四樓，四樓以上即須步行拾

級而上。每層樓都有古物陳列，登上八樓可俯瞰大阪全市區。此閣爲一五八三年豐臣秀吉時代所建造，曾於一六一五年毀於戰火，再在德川幕府時代重建，工程進行歷時十年之久。在一九六五年此閣又遭雷火燒毀，現在這一新閣是在昭和六年十一月七日完成，約佔地面積廿二萬坪，爲日本重要古蹟之一。在大阪市區觀光一遍之後，即乘當晚八時新幹線快車，重返東京，仍宿新橋第一旅舍。

### 堅拒中共干涉日政

這是訪問團逗留日本的最後一晚，雖已深夜，但筆者仍打起精神，整理資料，並予以筆錄。從各項資料中對日本教育概況，獲得一個粗略的概念。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教育，完全是以天皇爲中心以實施軍國主義爲主旨，爲一極端的中央集權教育制度，大戰結束後，日本的教育由極權的軍國主義一變而爲民主自由教育，這一重大改革，使日本的教育面目爲之一新，重視個人及學術研究自由，尊重個人價值，男女教育機會平等，同時接受教育之人口激增，尤其是高等教育，由於一般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以及適應社會的需要，到一九七二年報考大專學校的男女青年，已超過一九七萬人，因此大專學校也勢必加以擴充，才能適應需要，因此可見戰後日本高等教育蓬勃發達。至於國際文教方面，根據文部省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統計，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度派赴國外的研究員有四二六名，其中享有一年公費者爲一五九名，僅享有三個月公費者有一四

五名，僅獲補助旅費者爲一二二名。公費派往外國的留學生，以研習醫學及理工科學者爲多，其次爲農科、文科及法科。這批公費研究員的資格以教授及助教爲主，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於接受友邦國家政府獎學金出國留學的有三八九名。日本政府正式以獎學金制派遣留學東南亞各國、中近東以及歐美各國的留學生僅四四名，其餘絕大多數都是自費留學。至於留學日本的外國學生有一萬一千餘人，其中我國留學生佔三千二百多人。

在連日所收到的資料中有一份日文版的中華民族文化協會會報，爲中華民族文化協會出版，發行人兼主編爲小谷秀二部，在東京發行，首頁亦即封面標題爲「蔣總統健在」，可惜筆者粗諳日文，只能望文生義大意如此。同時刊出一幅巨圖，爲蔣總統伉儷偕其新婚的孫兒媳婦合照，文中大意說對 總統病後康復，日本全國人民同感欣喜和快慰。在該刊第四頁刊載該協會組織宗旨及規章多條，其中第二章第四條謂：「中華民國是中國文化唯一的繼承者」，以下數條都明白記載此協會的目的在促進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文化交流，互派留學生以及學術、藝術與各種出版書刊的交換，用以加強二國間的友誼與關係。該刊底頁刊出日華民族文化協會的會員名單，可謂包括了日本社會各階層人士，有大學教授、醫師、作家、私立大學校長、俳優、衆議院議員、縣議員以及各種工商金融業的從業人員等。再從該刊所載的幾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們對中華民國的眞誠友誼以及堅決反共的立場與態度，有的批評

田中內閣新外交路線的錯誤荒謬，有的抗議共匪的核子試爆等等不一而足。這本刊物的態度與言論，在日本若干報刊作泯滅良知一味媚共親共的言論時，未嘗不能發揮振聾啟聵，中流砥柱的作用，將一般思想偏激混亂，而對共匪發生幻想的知識份子喚醒。筆者曾看到兩面印有中華民國國旗與日本國旗的火柴盒上，清楚地印着「支援中華民國」，「促進中日友好」，「反對與中共締結航空協定」及「堅拒中共干涉日本內政」等字句，這火柴盒的側面印有「日華俱樂部」字樣，並印有電話號碼。

訪日返國不久又見報載日本自民黨數十國會議員歃血爲盟，成立「暴風社」，誓言不惜犧牲性命，反共到底，並倡言堅決反對田中政府與共匪妥協，進而恢復日本社會原有的道德觀念與秩序，可見日本知識階層，的確不乏判斷明確之士，已透澈瞭解邪惡殘暴的共產主義，絕非自由民主及高度資本主義的日本社會所能接受。

今年筆者復有美國之行，途經日本。得知大多數日人仍嚮往我國，痛恨日本政客勾結中共，其反對情緒之熱烈，與去歲所見並無二致。因仍濡筆一記見聞所及。成功在於自我，一旦反攻勝利，故土重光，一切問題自將迎刃而解，國際政治情勢亦必全盤改觀。

不過，得道多助，在此時此地，我們仍希望日本人士這一積極反共的政治運動，廣泛展開，蔚爲風氣，進而與我們中華民國並肩攜手，向反共奮鬥的大業邁進。

× × × × ×